

# 論鈔本韻書《音韻雜抄》所記錄的一種近代北方官話方言\*

A Modern Northern Mandarin Dialect Recorded in A Manuscript Called  
Yinyunzhaocao (《音韻雜抄》)

◎ 王思齊

**提 要：**臺師大藏鈔本韻書《音韻雜抄》屬音韻學家趙蔭棠的近代音藏書，該書以韻圖為主，並摘錄歌訣，其音系至今未有相關討論。我們發現，該書包括三個語音層次，其主體為二十一聲母、三十七韻母、陰陽上去四聲的清代北方官話方言音系。存在〔-m〕韻尾已經消失、〔n-〕〔l-〕混淆、曾梗合攝、舌尖母音產生、濁音清化、個別韻舌面顎化音產生、入聲消失，中古鐸藥覺韻文白異讀並存、〔ɣ〕韻母產生、捲舌聲母後顎化介音消失等現象。該書忠實記錄了現代漢語〔ɣ〕韻母產生的演變途徑，即牙喉音〔-k〕尾入聲字——〔ie〕型韻母（車遮韻）——〔ei〕〔-ai〕、〔o〕型韻母（歌戈韻）的演變順序，顯示〔ie〕型韻母（車遮韻）最晚在此時已讀為〔ɣ〕。《雜抄》韻圖中存在大量重出字，通常在兩個（或三個）介音不同的韻、相同的聲母位或同韻不同聲母位出現。作者用成組的重出字努力調和韻圖與實際語音音系之間的矛盾，間接顯示捲舌聲母後顎化介音消失、零聲母擴大化等語音現象。該書同時包含泥來母混淆，部分韻〔f-〕〔h-〕混淆讀為〔h-〕，中古止蟹遇攝混淆等其他方言層次。從其派入平聲的入聲字看，該書的北方官話反映了膠遼官話青萊片的語音特點，作者可能為山東諸城、五蓮一帶人士。

**關鍵詞：**《音韻雜抄》 語音系統 北方官話方言 近代 膠遼官話

**Key words:** Manuscript; Voice system; Northern Mandarin dialect; Qing Dynasty; Jiaoliao Mandarin

\* 本課題為國家社科基金《宋代“廣韻-集韻”系統韻書韻字大成、數據庫建設及宋代韻書史建構》（19ZDA255）研究成果。

臺師大中文系圖書室藏鈔本韻書《音韻雜抄》，作者未知。其書引《證鄉談法》：“鄉談豈但分南北，每郡相鄰便不同。由此故教音韻正，不因指示甚難明。”（參看《音韻雜抄》）見於《康熙字典》“字母切韻要法”。《證鄉談》下腳註：“梅誕生曰：讀韻須正音，若用鄉語，便多差錯，首句差一字，後皆因之而差，讀韻忽忽。”（參看《音韻雜抄》）由此可知，該書作於梅膺祚《韻法直圖》後，或受《韻法直圖》影響，欲以“正音”為本，可能成書於清代。

該書前矜刻有“臺灣師範大學藏書”藏章，應為音韻學家趙蔭棠所藏近代音書籍中的一部（馮蒸，1996）。迄今未見任何論著討論該書性質及音系。

### 一、《音韻雜抄》的前後附錄

《音韻雜抄》（下文簡稱《雜抄》）前後多摘錄律詩及歌訣，顯示作者力圖“貼近口語”的取向。韻圖為《三十六母韻俱讀平聲》。韻圖前附《證鄉談》《反切訣》《四聲分曉》《五音明解》等。韻圖後附各式歌訣，分別為《反切詳明上字丁位下字切音》《經學目錄》等等。

《雜抄》韻圖後附錄的“歌訣”，如《田賦總歌訣》等多為韻文，篇目及對應的韻腳如下表。

表一 《音韻雜抄》部分歌訣韻腳

篇目	韻腳
《經學目錄》	查差
《田賦總歌訣》	收儔仇；三貪甘；涼詳傷；禾多和；膏毛勞
《月令歌訣》	風豐功；萌平更；衣揮肥；宜時；驅趨；蛟交草；兵羸行；憐遷全；官湍謹；冬封供；來開材；師施時
《九州歌》	單全邊；東中通；居宜；汲墟一；黎奇西隅；岐齊積皮

《九州貢土色性歌》	齊豫地之泥 此迷
《九州貢賦歌》	方邦揚良壤邦
《九州貢筐歌》	畿夷之；石識；優浮州；屬木服；奇宜龜機；貢用送；疑之皮；改載外；山環間
《澤藪掌訣》	區紆
《職方掌訣》	鄉詳
《九州次第歌》	州由流
《九州貢道歌》	方邦江；境汭
《四季時令撮要》	春新辰旬現輪因臻
《十二律》	鐘終
《厥田掌訣》	青中明
《山鎮掌訣》	稽齊
《厥賦掌訣》	雍明
《十二州山鎮歌》	岱在內；改載

除部分單句的歌訣或沒有押韻的歌訣，大部分“歌訣”“掌訣”的韻腳與《雜抄》的音系一致。韻腳顯示平聲字與上去聲字押韻，亦不合平仄，非近體詩。雖然不知道這些歌訣來源是作者創作，還是“雜抄”，但是毫無疑問，這些歌訣包含了作者的方言口語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雜抄》歌訣韻腳顯示[-i][-y]混淆及入聲字讀如平聲的語音現象，如“豫”“齊地之泥此迷”押韻，“居宜”押韻，“隅”與“黎奇西”押韻，“石識”押韻。詳見下節分析。

### 二、《音韻雜抄》的語音系統及其語音特徵

《雜抄》的音系主要見於《三十六母韻俱讀平聲》。本節主要論述該書的體例、語音特點及音系。

#### （一）《音韻雜抄》的體例

《雜抄》先分韻，韻目旁註四呼。<sup>[1]</sup>共三十六韻，分別為“公岡驕基居光官規規乖戈姑瓜干庚歌高該鉤械家江京鳩嘉迦堅金皆巾費涓瀦覺弓鈞”，韻日均為舌根（舌面）不送氣聲母。每韻三十二字，鮮少例外。一韻內按牙舌唇齒喉次序排列，一字代表一音節，每字的地位相當於廣韻的小韻代表字，不收同音字。全書只列平聲，無其他聲調。先分韻母，再分聲母。部分字有小字註解。無音字作者用空圈  $\emptyset$  表示，重複字用兩點表示。部分成組的實際語音中不存在的音節，作者用同韻異聲或異韻同聲的字填上（詳見後文分析）。

## （二）《音韻雜抄》的語音特徵

近代韻書（韻圖）多為複合型音系（耿振生，1993；張玉來，1998），大多不純粹反映某一個方言的共時語音面貌，或為古音、時音糅合，或為不同方言的語音特徵糅合。《雜抄》音系亦是如此，包含古今通方多個層次。

### 1. 中古音層次

該書書面音系是三十六韻“公岡驕基居光官規規乖戈姑瓜干庚歌高該鉤械家江京鳩嘉迦堅金皆巾費涓瀦覺弓鈞”、三十二聲母“見溪群疑端透定泥幫滂並明精清從心邪章昌船書禪曉匣影喻非敷奉微來日”的語音系統。表面上看，見系精系對立、清濁對立、非敷奉微分立、[-m] 韻尾獨立是中古音特徵。

### 2. 近代漢語北方官話方言層次<sup>[2]</sup>

從我們的研究看來，以官話方言測驗條例為據（薛鳳生，1986），《雜抄》實際音系符合“全濁聲母清化”、“二等牙喉音顎化”“曾梗攝合韻”“支思韻形成”“閉口韻變為抵顎”“入聲消失”“捲舌聲母後顎化介音消失”“尖團音混合”等標準，顯然屬於近代漢語官話方言。

《雜抄》中“曾梗攝合韻”。《雜抄》庚韻包括中古曾攝字“登騰能崩增層僧”，中古梗攝字“橙生亨橫梗烹明”。

《雜抄》基韻與費韻對立，費韻<sup>[3]</sup>包含舌尖母音韻母[-i]，例如“費雌慈斯詞支齏遲詩時”。顯示實際語音中舌尖母音早已產生。

《雜抄》金韻與巾韻分立，似乎與中古一致，[-m] 韻尾獨立，實際上[-m] 韻尾已經消失。例如，金韻清母位置“侵”旁註“親”，金韻邪母位置“尋”旁註“信”，金韻禪母位置“謔”旁註“神”。韻圖中無其他唇音尾韻如覃鹽添鹹銜嚴凡韻的韻字，僅有一個談韻字“三”，歸入《雜抄》中的干韻。

從聲調上看，全書無入聲僅收平聲。“規”字註解<sup>[4]</sup>顯示似乎為陰平、陽平、上去入五聲調。可是從韻圖及歌訣來看，入派三聲，實際陰陽上去四聲調系統。

下面，我們從“濁音清化”“知莊章合流”“個別韻舌面顎化音產生”“入聲消失，中古鐸藥覺韻文白異讀並存、[-ɣ] 韻母產生”“捲舌聲母後顎化介音消失”“零聲母擴大化（疑母、影母、於母、以母、微母）與中古日母字”等幾個方面詳細討論。

#### 2.1 濁音清化，全濁聲母平聲送氣

《雜抄》中的全濁聲母如群並定澄船母都占一個位子。但是全濁聲母與送氣清音常常混淆，如群母溪母混淆“孔狂橋奇渠”，清母從母初母崇母混淆“藏攢存准才”“醴曹才測”，定母透母混淆“挖徒他壇騰”，昌母船母徹母澄母初母崇母混淆“遲傳扯”“潮柴愁扯”“初槎餐”，非敷奉母混淆，如“風方飄非”“房墳霏”。清濁擦音混淆，如心母邪母混淆“薩錫囚些”，曉母匣母混淆“玄血學靴學習”，書母禪母生母混淆，如“霜禪純誰衰”。可見，全濁音消失併入清音。《雜抄》韻圖全文僅

列平聲，摻雜個別仄聲，因此看不出仄聲的變化規律。

### 2.2 知莊章合流，莊組字併入精組或章組

知莊章三組聲母合一，如“遮氈斟齋真”“蛇虔沉豺陳”“差昌稱抽車”。莊組字併入精組或章組，並無明顯規律。各韻的莊組字分配如下：

〔ts〕類：岡韻：爽；姑韻：租搜；瓜韻：槎查；戈韻：所；鈎韻：騶；禡韻：測；家韻：槎查沙；迦韻：查；

〔tʂ〕類：公韻：崇；光韻：莊雙窗床霜；規韻：臙；庚韻：爭生；姑韻：雛踈；瓜韻：沙槎；該韻：齋柴篩；鈎韻：愁搜鄒筊；家韻：查差沙；江韻；床；皆韻：齋差豺；贊韻：齏；

〔ts〕類涉及“宕假流蟹遇曾攝”，〔tʂ〕類涉及“通宕江蟹梗遇假止流攝”。

### 2.3 個別韻舌面顎化音產生

《雜抄》按韻分圖，每韻三十二聲母（每例字代表一聲母），表面上看見系與精系分立，沒有單獨的舌面音。

三十六張韻圖中，舌根音見系（每韻前四個例字，即見系聲母位）未雜一個精系字。但是，皆韻、覺韻精系（每韻第十三 十七例字，即精系聲母位）混淆見系字，如皆韻精系字位置例字為“皆楷楷哈孩”，覺韻精系字位置例字為“鴿鴿”。<sup>[5]</sup>在《圓音正考》

（作於 1743 年，參見楊亦鳴 王為民，2003）《音韻逢源》《同文韻統》（參看聶鴻音，2017）中，見系精系字業已顎化為舌面音。從舌面音產生的時間看，在大多數漢語方言中，舌根細音字顎化在先，舌尖細音字其次。皆韻覺韻的舌尖音精系混入舌根音見系字，證明在這兩韻中，精系見系已經合流形成舌面顎化音〔tɕ-〕〔tɕh-〕〔ç-〕。個別韻的舌面顎化音產生。

### 2.4 入聲消失，中古鐸藥覺韻文白異讀並存、〔ɣ〕韻母產生

《雜抄》中的入聲消失，歸入舒聲。全書只收平聲，未收上去聲，無法瞭解聲調的具體演變規律。全書入聲字分佈如下表：

表二 《音韻雜抄》中的入聲字

字	中古地位	《雜抄》地位	字	中古地位	《雜抄》地位	字	中古地位	《雜抄》地位
薩	心開一寒入	瓜韻	墨	明開一登入	禡韻	滅	溪合三元入	滅韻
卻	見開三陽入	戈韻	厄	影開二耕入	禡韻	日	喻合三元入	滅韻
灼	章開三陽入	戈韻	則	精開一登入	禡韻	丿	滂開三仙入	滅韻
諤	疑開三唐入	戈韻	測	初開三蒸入	禡韻	略	來開三陽入	覺韻
棗	透開一唐入	高韻	塞	心開一登入	禡韻	爵	精開三陽入	覺韻
諫	定開四添入	鈎韻	灼	章開三陽入	禡韻	鴿	匣開一冬入	覺韻
節	脂開四先入	規韻	黑	曉開一登入	禡韻	削	心開三陽入	覺韻
得	端開一登入	禡韻	麥	明開二耕入	禡韻	腳	見開三陽入	覺韻
忒	透開一登入	禡韻	或	匣合一登入	禡韻	勺	禪開三陽入	覺韻
特	定開一登韻	禡韻	熱	日開三仙入	禡韻	學	匣開二江入	覺韻
克	溪開一登入	禡韻	滅	明開三仙入	迦韻	卻	見開三陽入	覺韻
栢	幫開二庚入	禡韻	別	並開三仙入	迦韻	腳	見開三陽入	歌韻
百	並開二庚入	禡韻	血	曉合四仙入	滅韻	卻	見開三陽入	歌韻
說	書合三先入	覺韻						

中古鐸藥覺韻（宕江攝入聲）在《雜抄》中有讀為《雜抄》戈韻的，也有讀為《雜抄》覺韻的，同樣的語音地位為何演變方向不同？例如同為宕江攝入聲，“灼諤”讀為《雜抄》戈韻，“棗”讀為《雜抄》高韻，《中原音韻》中，這部分字即存在歌戈韻（汴洛方言）、蕭豪韻（幽燕方言）的兩讀，《雜抄》正與此相合，忠實地記錄了近代北方官話中古鐸藥覺韻舒化後的演變模式。

宕江攝入聲“略爵削勺”讀為《雜抄》覺韻，“卻”有三種讀音戈韻、歌韻、覺韻，腳有《雜抄》覺韻、歌韻兩讀。高曉虹、劉淑學（2008）考察了《中原音韻》《合併字學集韻》等幾種韻書，認為北京話中〔yo〕韻母的產生是外方言成分的加入造成語音系統不平衡進而內部整合的結果。《雜抄》中戈韻、歌韻、覺韻的一字多讀證明了北方官話中〔yo〕→變為〔ye〕過程中多種變體共存的情況。

禡韻小字註“音格，開口呼”，所轄字大部分在現代漢語中讀為〔ɤ〕。近代漢語官話中，〔ɤ〕韻母始見於清代康熙年間的《拙庵韻悟》，從中古收 k- 的入聲字到非入聲的歌戈韻、車遮韻，呈現出一種“滾雪球式”的語音類化現象。（參看竺家寧，1994）《雜抄》中，除上表入聲字外，〔ɤ〕韻母還包括部分非入聲字，如下表。

表三 《音韻雜抄》〔ɤ〕韻母中的非中古入聲字

字	中古地位	《雜抄》地位	字	中古地位	《雜抄》地位
誠	見開二皆去	ɤ	車	昌開三麻平	ɤ
遮	章開三麻平	ɤ	扯	昌開三麻上	ɤ
蛇	船開三麻平	ɤ	奢	書開三麻平	ɤ

竺家寧先生認為，現代漢語的〔-ɤ〕韻母最早以牙喉音登庚耕入聲字為主，如“格蠅陀”（康熙年間《拙庵韻悟》），“勒墨北色德則”（康熙年間《五音通韻》）——其次，除入聲外〔ei〕〔-ai〕型韻母加入，如“悲備梅該開台”（康熙年間《內含四聲音韻圖》）——最後，除入聲、〔ei〕〔-ai〕型韻母外，另有〔o〕型韻母加入，如“渴割鴿鶴”（嘉慶十年《音鑑》）。至嘉慶十年（1805年），〔ie〕型韻母如“車遮折哲設熱”尚未加入現代漢語〔-ɤ〕韻母的行列。

《雜抄》中〔ɤ〕韻母包括中古牙喉音耕庚登蒸

韻入聲、麻韻開口三等、牙喉音皆韻，即牙喉音〔-k〕尾入聲及〔ie〕型韻母。現代讀〔ɤ〕韻母的〔ei〕〔-ai〕〔o〕型韻母，如“梅臺歌渴”在《雜抄》中並未讀為〔ɤ〕，顯示了現代漢語〔ɤ〕韻母產生的另一種演變途徑，即牙喉音〔-k〕尾入聲字——〔ie〕型韻母（車遮韻）——〔ei〕〔-ai〕、〔o〕型韻母（歌戈韻）。

## 2.5 捲舌聲母後顎化介音消失

我們認為，《雜抄》韻圖中捲舌聲母後的顎化介音〔i〕消失，《雜抄》中齊撮兩呼中的知照系字應該讀為對應的開合口字。原因在於，《雜抄》中齊撮兩呼的韻知照系字大多與對應的開合兩呼的字重合或部分相同。齊齒呼多與開口呼例字重合，撮口呼多與合口呼例字重合（只有覺韻與歌韻是例外），嘉韻、迦韻、瀦韻同時與家韻對應。詳見下表。

表四 《雜抄》部分齊齒呼撮口呼知照系字及對應的開口呼合口呼

《雜抄》所在韻	例字	《雜抄》所在韻	例字
驕韻（齊）	昭超潮燒韶	高韻（開）	昭超潮韶蒿
江韻（齊）	章昌床商裳	岡韻（開）	張昌長香鄉
覺韻（撮）	腳勺茄說說	歌韻（開）	腳卻茄灼灼
鈞韻（撮）	諄春醇婚肫	視韻（合）	諄春群熏純
弓韻（撮）	鐘充蟲胸雄	公韻（合）	中充崇春鱗
嘉韻（齊）迦韻（齊）瀦韻（撮）	遮車茶 <sup>[6]</sup> 奢蛇	家韻（開）	查差茶沙蛇
涓韻（撮）	專穿川端喧	官韻（合）	瞻川纏扇禪

除此之外，《雜抄》齊撮兩呼的韻還有居韻（朱樞除書殊）、鳩韻（周抽壽收壽）、京韻（征稱繩升成）、皆韻（齋差豺篩篩）、金韻（斟琛沉深諶）、巾韻（真嗔陳申辰）、堅韻（氈纏虔羶禪）。這些韻的知照系字並未在對應的開合兩呼的韻（姑鈞庚

規<sub>2</sub>干等)中重複出現。從整體上看,我們還是認為《雜抄》音系中捲舌聲母後的顎化介音〔i〕消失。

《雜抄》中,重出字添補並不存在的音節位置的現象並非個例。《雜抄》韻圖中存在大量重出字,通常在兩個(或三個)讀音相近的韻、相同的聲母<sup>[7]</sup>的位置上成組出現,詳見下表。

表五 《雜抄》韻圖重出字

例字	《雜抄》地位 <sup>[8]</sup>	例字	《雜抄》地位
當	岡韻端母位、光韻端母位、江韻透母 <sup>[9]</sup>	火和 <sup>[10]</sup> 摹磨	戈韻非敷奉微母位、歌韻非敷奉微母位
湯	岡韻透母位、光韻透母位、岡韻日母位	丁	江韻端母位、京韻端母位、巾韻端母位、堅韻端母位
唐	岡韻定母位、光韻定母位、江韻定母位	汀亨	京韻透母定母位、巾韻透定母位、堅韻透定母位
郎	岡韻泥母位、岡韻來母位、光韻泥母位、光韻來母位	偏便眠	庚韻非敷微母位、涓韻非敷微母位、堅韻滂並明母位、涓韻滂並明母位
堆推	居韻端透母位、規韻1端透母位	面	庚韻奉母位、涓韻奉母位
幫 <sup>[11]</sup> 滂 傍 茫	岡韻幫滂並明母位、光韻幫滂並明母位	邊	堅韻幫母位、涓韻幫母位
卑	基韻幫滂並明位、居韻幫滂並明位	麻	瓜韻明母位、嘉韻明母位、嘉韻微母位、家韻微母位、嘉韻微母位
披皮迷	基韻滂並明位、居韻滂並明位、居韻敷非微母位	灼灼卻	歌韻書禪昌母位、戈韻書禪昌母位
臧倉藏	岡韻精清從母位、光韻精清從母位	茶	瓜韻船母位、家韻船母位
方房汪亡	岡韻非敷奉微母位、光韻非敷奉微母位	茄	戈韻船母位、覺韻群母位 <sup>[12]</sup> 、覺韻船母位
默胎	規韻2端透母位、皆韻端透母位	杯坯篩篩	該韻幫滂書禪母位、皆韻幫滂書禪母位
臺	規韻 <sub>2</sub> 定母位、該韻透母位、皆韻定母位	哈孩	該韻曉匣母位、皆韻心邪母位

排	規韻 <sub>2</sub> 並母位、皆韻並母位	鴉牙花華媽牙	家韻影喻非敷奉日母位、嘉韻影喻非敷奉日母位
買	規韻 <sub>2</sub> 奉母位、該韻奉母位、皆韻奉母位	分墳溫文	京韻非敷奉微母位、金韻非敷奉微母位、巾韻非敷奉微母位、鈞韻非敷奉微母位 <sup>[13]</sup>
埋	規韻 <sub>2</sub> 微母位、該韻微母位、皆韻明母位、皆韻奉母位	蛇	家韻禪母位、嘉韻禪母位、涓韻禪母位
來	該韻來母位、皆韻泥母位	灰	規韻1曉母位、規韻2非母位、該韻非母位
搆	規韻 <sub>2</sub> 昌母位、該韻昌母位	良	江韻泥母位、江韻來母位
灰	規韻 <sub>1</sub> 曉母位、規韻 <sub>2</sub> 非母位 <sup>[14]</sup>	香	江韻曉母位、岡韻書母位 <sup>[15]</sup>
大	瓜韻端母位、家韻端母位	形 <sup>[16]</sup>	京韻匣母位、堅韻匣母位
他他 <sup>[17]</sup>	瓜韻透定母位、家韻透定母位、嘉韻透定母位、迦韻透定母位	昌	江韻昌母位、岡韻昌母位
巴	瓜韻幫母位、家韻幫母位、嘉韻幫母位	顛天田連 <sup>[18]</sup>	堅韻端透定泥母位、涓韻端透定泥母位
波坡	戈韻幫滂母位、歌韻幫滂母位	爹	涓韻端母位、迦韻端母位、嘉韻端母位
奢	涓韻書母位、嘉韻書母位、禪韻書母位、迦韻書母位	別 <sup>[19]</sup>	涓韻幫母位、迦韻敷母位
嗟且	涓韻精清母位、嘉韻精清母位	拿	瓜韻泥母位、家韻來母位、嘉韻來母位

從上表可以看出這些重出字的特點:成組出現,例如“臧倉藏”同時出現在岡韻與光韻的精清從母位,“分墳溫文”同時出現在京韻、金韻、巾韻、鈞韻的非敷奉微母位;重出的兩個(或三個)韻讀音相近(僅介音不同),例如“方房汪亡”在岡韻與光韻重出,岡光開合對立,“顛天田連”在堅韻與涓韻重出,堅涓齊撮對立。

《雜抄》僅列平聲就有大量重出字，從語音演變的規律、韻圖自序和四呼分類來看，這樣有規律的重出很難用兩讀來解釋。如果認為這幾個韻讀音完全相同，也不甚合理。例如“他”同時讀為瓜韻透定母位、家韻透定母位、嘉韻透定母位、迦韻透定母位四個讀音，“汀亭”有京韻透母定母位、巾韻透定母位、堅韻透定母位三個讀音，“奢”有灑韻書母位、嘉韻書母位、禡韻書母位、迦韻書母位四個讀音。

唯一有可能的原因是：重出字中，其中一個讀音是正確的，另一個位置沒有音節，用重復的字代替。不管是表四知照系齊撮口呼的重出字，還是表五所見的其他聲母位重出字，都反映了作者以韻母相近、不同呼、同聲母位置上的字重復出現來代替無音節的做法。

《雜抄》表面上是三十六韻、三十二聲母的接近中古音音系，實際上是二十聲母、三十七韻母、入派三聲、四呼賅備的近代音系統。如何調和韻圖音系與實際音系的矛盾？將一個近代音系塞進《雜抄》韻圖，勢必有很多沒有音節的空位。對於個別沒有對應音節的位置，作者用空圈  $\emptyset$  表示，例如《雜抄》官韻群母位、禡韻群母位、瓜韻來母位、該韻端母位，共 56 字。對於成組的沒有對應音節的位置，作者用重復字代替填補空位，如表四表五中的“幫滂傍茫”“昭超潮燒韶”等。

對於齊撮呼知照系字，我們認為儘管並非全部例字重出，但是捲舌聲母後介音失落，知照系字<sup>[20]</sup>齊撮呼均應讀為對應的開合呼字。<sup>[21]</sup>對於除知照系之外的重出字，我們認為重出字應讀為符合其演變規律和中古語音地位的韻。例如“當湯唐”在岡光江三個韻重出，岡韻開口、光韻合口、江韻齊齒，“當湯唐”中古均為開口一等唐韻，在《雜抄》中

應讀為岡韻，而非光江韻；“麻”在瓜家嘉韻重出，瓜韻合口、嘉韻齊齒，“麻”中古為開口二等麻韻字，在《雜抄》中應讀為嘉韻，而非瓜韻；“波坡”在歌戈韻重出，歌韻開口、戈韻合口，“波坡”中古為合口一等戈韻字，在《雜抄》中應讀為戈韻，而非歌韻。

## 2.6 零聲母擴大化（中古影疑喻微母）與中古日母字

疑影於以微日母雖然分別占一個聲母的位置，但是經常混淆。

先看疑影於以微母的混淆情況。《雜抄》疑母位置混入喻母字“容”，影母字“厄”，見母字“詭攸”；《雜抄》喻母位置混入匣母字“完”，見母字“詭瓜梗”，疑母字“昂諤莪匡齶牙”；《雜抄》影母位置混入疑母字“敖”；《雜抄》微母位置混入影母字“威汪淵溫”。

從韻圖上看，中古日母字混入別的聲母位置（如疑母、影母等）的例字不多，<sup>[22]</sup>共 5 例，如灑韻疑母位置混入“熱”，覺韻疑母、影母、喻母、非母位置混入“若”。另外，居韻疑母位置為“魚”，註解“近而”，“而”是日母字。京韻疑母位置“凝”註解“仍”，“仍”是中古日母字，也可算作其他韻母位置上混淆中古日母字的情況。

其中中古聲母（疑喻見影等）混入《雜抄》日母位置（即每韻第三十二例字）的不少，共 10 例。如基韻日母位例字“湯”（透母），光韻日母位例字“陽”（以母），規韻合口日母位例字“詭”（見母），瓜韻日母位例字“牙”（疑母），干韻日母位例字“顏”（疑母），庚韻日母位例字“盈”（以母），該韻日母位例字“挨”（影母），家韻嘉韻日母位例字“牙”（疑母），皆韻日母位例字“埃”（影母）。

可以發現，《雜抄》各韻“疑影於以微日母”位置上的字頗多異讀，交叉混淆，而且大多配以註解，十分複雜。我們表列這些混淆的例字在《雜抄》中的全部語音地位（包括大致符合音變規律的和表面上看不符合音變規律的）。

表六 《雜抄》各韻“疑影於以微日母”位置混入他韻例字表

例字	《雜抄》地位	中古聲母地位	例字	《雜抄》地位（或註解）	中古聲母地位
容	弓韻疑母位、弓韻喻母位	喻母	威	基韻微母位、規韻合口影母位	影母
厄	祇韻疑母位、祇韻喻母位、祇韻影母位	影母	汪	光韻影母位、江韻微母位	影母
詭	規韻合口疑母位、規韻合口喻母位、規韻合口日母位	見母	淵	堅韻微母位、涓韻影母位	影母
攸	瓜韻疑母位	以母	溫	鈞韻影母位、裨韻影母位、京韻微母位	影母
完	官韻喻母位	匣母	熱	迦韻日母位、澗韻疑母位、覺韻滂母位、澗韻日母位	日母
呱	瓜韻喻母位	見母	若	覺韻疑母位、覺韻影母位、覺韻非母位、覺韻微母位、戈韻日母位、歌韻日母位、覺韻日母位	日母
梗	庚韻喻母位	見母	魚	居韻疑母位，註解近“而”	疑母
昂	岡韻喻母位、戈韻喻母位	疑母	凝	京韻疑母位，註解“仍”	疑母
莪	歌韻疑母位、歌韻喻母位	疑母	湯	岡韻透母位、光韻透母位、岡韻日母位 <sup>[23]</sup>	透母
匡	該韻喻母位、鈞韻疑母位 <sup>[24]</sup> 、鈞韻喻母位	疑母	陽	江韻喻母位、光韻日母位	以母
鷓	鈞韻疑母位、鈞韻喻母位	疑母	顏	干韻日母位	疑母

牙	家韻疑母位、家韻喻母位、嘉韻喻母位、家韻日母位、嘉韻日母位	疑母	盈	庚韻日母位、京韻喻母位	以母
敖	高韻疑母位、高韻影母位	影母	挨	該韻日母位 <sup>[25]</sup> 、皆韻影母位	影母
埃	皆韻喻母位、皆韻日母位				

喻母（云以）在大部分現代方言中基本念為零聲母，毫無疑問《雜抄》喻母也應該讀為零聲母。《雜抄》影母基本為中古影母字，混淆其他聲母的例字很少。在漢語方言中，中古影母字大多為零聲母，小部分讀為舌根鼻音。如果《雜抄》影母讀為舌根鼻音，則《雜抄》影母疑母會大量混淆，但是《雜抄》疑母多混入中古喻影見母字，顯然，《雜抄》疑母影母不讀舌根鼻音〔ŋ〕。另外據上表，不少例字存在同韻的疑母位置和喻母位置的兩讀，如“容厄詭莪匡鷓牙”。可能的解釋是，《雜抄》疑母、喻母、影母皆為零聲母。

《雜抄》微母以中古微母（亡微文無萬）<sup>[26]</sup>為主，混淆部分明母字，中古微母讀音在現代方言大多讀為零聲母，另外有〔f〕〔v〕〔m〕〔fi〕〔n〕等念法。詳見下表。

表七 《雜抄》微母位例字（除中古微母）

例字	《雜抄》地位	中古聲母	例字	《雜抄》地位	中古聲母
蒙	公	明	磨	戈	明
苗	驕	明	麻	瓜	明
迷	居	明	眠	庚	明
茫	光	明	磨	歌	明
瞞	官	明	埋	規 <sub>2</sub> 該皆	明
謨	鈞	明	麻	家嘉	明
滅	迦	明	繆	鳩	明



鄰近微母的奉母字情況也比較複雜。《雜抄》奉母除了“肥”之外，<sup>[27]</sup>皆為中古明母字、影母字，詳見下表。

表八 《雜抄》奉母位例字（除“肥”）

例字	《雜抄》地位	中古聲母	例字	《雜抄》地位	中古聲母
孟	公	明	摹	戈	明
妙	驕	明	媽	瓜	明
米	居	明	面	庚	明
慢	官	明	摹	歌	明
們	裨	明	毛	高	明
買	規 <sub>2</sub>	明	買	該	明
汪	岡	影	烏	姑	影
威	基	影	灣	幹	影
若	覺	日	溫	鈞	影
模	鈞	明	汪	江	影
媽	家嘉	明	溫	京	影
茂	鳩	明	淵	堅	影
滅	迦	明	溫	金巾	影
買	皆	明			

《雜抄》奉母包括中古影母、明母，《雜抄》微母包括中古微母、明母。我們發現，《雜抄》某韻奉母位如果為中古影母字，一般同韻的微母位為中古微母字，如果《雜抄》某韻奉母位為中古明母字，一般同韻的微母位為中古明母字。例如，鈞韻奉微母位為“溫文”，皆韻奉微母位為“買埋”，迦韻奉微母位為“滅滅”，嘉韻奉微母位為“媽麻”。也就是說，《雜抄》奉母位微母位其實是一組字。而且我們發現，《雜抄》微母位上的中古明母字多與同韻的明母位字重複。詳見下表。

表九 《雜抄》微母位中的中古明母字及同韻明母位對應關係

《雜抄》韻	明母位	微母位	《雜抄》韻	明母位	微母位
弓	蒙	蒙	瓜	蔴	麻
驕	苗	苗	庚	萌	眠
居	迷	迷	歌	模	磨
光	芒	芒	該	枚	埋
官	瞞	瞞	鈞	謀	謨 <sup>[28]</sup>
規 <sub>2</sub>	埋	埋	家	蔴	麻
弓	瞞	蒙	涓	眠	眠
鳩	繆	繆	皆	埋	埋
嘉	蔴	蔴	戈	磨	磨
迦	滅	滅			

按照《雜抄》韻圖體例，作者習慣以韻母相近、不同呼、同聲母位置上的字重複出現來填補空位，我們認為表九的現象顯示作者類似的做法，即《雜抄》微母位上的中古明母字實際上代表該位置並沒有音節存在，這些字應該讀為《雜抄》明母位。因此，我們認為《雜抄》實際音系的影疑喻微母實際上為同一聲母，即零聲母，主要包括中古影疑喻微母字。在《雜抄》音系中，“容厄詭攸完呱梗昂莪莪鬪牙敖威挨盈陽若熱溫淵汪”聲母讀為 $\emptyset$ 。<sup>[29]</sup>

那麼，《雜抄》的中古奉母字到哪里去了呢？在《雜抄》中，中古奉母字與中古非敷母字混淆，出現在《雜抄》非敷母位上。如“方房肥房墳番凡浮否浮墳浮番煩墳墳肥馮”。<sup>[30]</sup>也即，中古奉母字在《雜抄》中讀同中古非敷母字〔f〕，而《雜抄》奉母位不雜中古非敷母字，顯然不讀〔f〕，《雜抄》奉母位微母位實際是一組字。

再來看《雜抄》日母。魚，居韻疑母位，註解近“而”（《雜抄》i、y混淆），疑母位讀為零聲母，那麼“而”（中古日母字）當讀為零聲母。凝（京

韻疑母位，注解“仍”）同理，“仍”（中古日母字）也當讀為零聲母。

據表六，不管是混入其他聲母的中古日母字還是混入《雜抄》日母位的非中古日母字，這兩類字大部分都在同韻的日母位與其他零聲母位（疑喻微母位）重複出現（詭牙若埃熱）。按照《雜抄》韻圖措置的規律，同韻不同聲母或同聲母不同韻的重出字，應該讀為其中一個音節，另一個音節是重複出現填補空位。“詭”中古見母字，在規韻的疑喻日母位均出現，《雜抄》疑喻母位均為零聲母，“詭”讀為零聲母的可能性更大；“牙”中古疑母字，在家韻（嘉韻）疑喻日母位均出現，同理，“牙”在《雜抄》中也應讀為零聲母；“若”中古日母字，覺韻疑影微日母位均出現，同理，“若”在《雜抄》覺韻應讀為零聲母，“若”另有歌戈韻日母位的讀音，可能是“若”的異讀，讀為《雜抄》歌韻或戈韻的日母位；<sup>[31]</sup>“挨”在該韻日母位注解“愛”（中古影母字），“挨”另有皆韻影母位的讀音，中古影母字在《雜抄》讀為零聲母，則“挨”讀為零聲母。

其餘的例字“陽顏盈埃熱”沒辦法通過注解及體例直接他們判斷在《雜抄》中的讀音。在現代漢語方言中，存在一種“日化”現象，即本來非日母的字長出了“日母”，如中古喻疑母的東庚鐘元祭韻“榮融容榕蓉甬勇湧踊蛹俑用庸傭蠓溶蓉榕塔嗎阮銳瑞芮睿璫簪”等。“陽顏盈埃”均不符合“日化”的條件，我們推斷這些零聲母與日母兩讀的字可能在《雜抄》中讀為零聲母，而非日母位的讀音。除這些字外，《雜抄》日母位均為中古日母字。中古日母字除“而仍”外，其他均讀為《雜抄》日母位。

### 3. 其他方言層次

《雜抄》亦包括其他非古音、非通語的方言層次。由於缺乏“標記性特徵”，加之作者不明，很

難憑藉這些音變現象判斷該層次的性質。這些音變現象在現代南北方言點均有出現，因此統稱為“其他方言層次”。

#### 3.1 中古來母泥母混淆

《雜抄》中〔n-〕〔l-〕混淆。泥母中混雜了來母，如“郎倫來良連流註列略”。<sup>[32]</sup>來母獨立，大多不混，也有個別混雜了泥娘母的情況，如“拿”。從小字注解上也是如此。公韻泥母位置“驢”注解“隆”，驢韻泥母位置“媯”注解“聊”，居韻泥母位置“裯”（娘母）注解“音離”，官韻泥母位置“湏”註“音南”，規韻合口泥母為主“掇”註“音雷”，金韻來母位置“註”註“林”。由此可知音系中有〔n-〕無〔l-〕。

#### 3.2 部分中古曉匣母與輕唇音混淆

《雜抄》中，部分中古曉匣母與輕唇音混淆。曉匣母位混入輕唇音，如“放”。輕唇音位混入曉匣母，如“火灰和懷浮花華學”等，另小字注解堅韻非母位置“番”註“轟”，且這些非敷母位的字大多具備同韻的曉匣母位的異讀。輕唇音位混入中古曉匣母字的數量遠多於曉匣母位混入輕唇音，因此我們推斷，《雜抄》中部分韻（規<sub>2</sub>官戈鈞瓜家歌嘉該覺鈞堅）不存在輕唇音〔f-〕，這些韻的中古輕唇音皆應讀為〔h-〕。情況相反的只有“放”一個字（仍讀為〔h-〕）。具體如下表。

表十 《音韻雜抄》混淆的中古曉匣母與輕唇音

例字	《雜抄》地位	中古聲母
灰 <sup>[33]</sup>	規 <sub>2</sub> 韻非母位，該韻非母位	曉合一灰平
歡	官韻非母位	曉合一桓平
桓	官韻敷母位	匣合一桓平
回	規 <sub>2</sub> 韻敷母位	匣合一灰平
火	戈韻非母位，歌韻非母位	曉合一戈上
魂	鈞韻敷母位	匣合一魂平
放	岡韻曉母位	非合三陽上

花	瓜韻非母位，家韻非母位， 嘉韻非母位	曉合二麻平
和	戈韻敷母位，歌韻敷母位	匣合一戈上
華	瓜韻敷母位，家韻敷母位， 嘉韻敷母位	匣合二麻平
懷	該韻敷母位	匣合二皆開
學	覺韻非母位	匣開二覺入
番	堅韻非母位	註解“轟”， 曉合二耕平

### 3.3 中古止蟹遇攝混淆

《雜抄》歌訣韻腳及韻圖顯示中古止蟹遇攝混淆的語音現象。如“豫”與“齊地之泥此迷”押韻，“居宜”押韻，“隅”與“黎奇西”押韻，居韻中混雜“米迷披皮誰卑提推”等等。其條件為“止攝合口三等、蟹攝合口一四等（灰齊韻）、蟹攝合口一四等”讀同“遇攝合口三等（魚虞韻）、遇攝合口三等（虞韻）”。

很難確定《雜抄》音系中[-y] [-i]已經混淆。一方面，這種止攝合口三等讀如遇攝合口三等字的現象被稱為“支微入魚”，今天仍廣泛地存在漢語各大方言中（如吳語、閩語、湘語、江淮官話、西南官話、徽語、晉語、贛語及陝西甘肅等地方言）。另一方面，近代北音[-y] [-i]押韻普遍存在，比如“十三轍”、《北京俗曲百種摘韻》皆見。

近代音韻書有編制複合音系的習慣，可分可不分的音類往往通通區分開，然而上述語音現象多顯示音類混淆的特徵，我們推測，可能是作者本人方言的不自覺流露。

#### （三）《音韻雜抄》的語音系統

在本節我們根據現代北方官話方言構擬《雜抄》的聲韻調。

#### 1. 聲母系統

《雜抄》並未歸納聲母，經過我們總結，共有 21 聲母。如下表：

表十一：《音韻雜抄》的聲母系統

舌根音	k	kh	h	
舌尖中音	t	th		l
唇音	p	ph	m	f
舌尖前音	ts	tsh	s	
舌尖後音	tʂ	tʂh	ʂ	ʐ
舌面音	tɕ	tɕh	ɕ	
零聲母	∅			

## 2. 聲母構擬過程及方法

### 2.1 舌根音與舌面音

中古見系字在《雜抄》中只有一類，如“公岡驕基居空康蹻欺區戈姑瓜幹庚科枯誇看坑歌高該鉤誠家江京鳩嘉”，這些字在現代北方官話中大多讀為[k]類或[tɕ]類。中古曉匣母字只有一類，如“烘放囂希虛紅杭又奚誰黃桓魂回懷嘯呼花馱亨”，在現代北方官話中大多讀為[h]類或[ɕ]。

由皆韻、覺韻的精系摻雜見系字現象可知，見系已經與精系合流形成舌面顎化音[tɕ-][tɕh-][ɕ-]。因此，舌根音擬為[k-][kh-][h-]，舌面音擬為[ɕ-][tɕh-][ɕ-]。

### 2.2 舌尖塞音與舌尖鼻音邊音

中古端系字，如“顛爹多冬爹顛丁獸丁他天汀胎汀他田亭臺亭”，在現代北方官話大多讀為[t]類，故而擬音為[t][th]。中古來母字，如“郎鸞論雷膠隆郎聊離閭聘盧蘭楞”，在現代北方官話中大多讀為[l]。中古泥母字，如“那良寧流拿挈奴挈難能”，在現代北方官話中大多讀為[n]類。本書中泥母中混雜了來母，來母獨立，大多不混，也有個別混雜了泥娘母的情況，如“拿”，由此可知音

系中有〔n-〕無〔l-〕，故而擬音為〔l〕。

### 2.3 唇音

中古幫系字，如“坡鋪葩扳烹波褒杯不百坡橐坯吓栝巴邦兵飄巴滅眠民埋民眠滅誓”，在現代北方官話大多讀為〔p〕類，故而擬音為〔p〕〔ph〕〔m〕。

中古非系字，如“非偏丿學風肥若馮別煩墳排墳火浮灰否”，在現代北方官話中大多讀為〔f〕，故而擬音為〔f〕。

### 2.4 舌尖塞擦音與擦音

中古精莊系字，如“查操猜測遭哉騶則租渣贊增姪徂查殘層”，在現代北方官話大多讀為〔ts〕類或〔tʂ〕類。中古知莊章系字在現代北方官話，如“查章征周遮差昌稱抽車茶床繩濤茶卻超擣筊車灼踈沙三生莊瞻諄追裁”，在大多讀為〔ts〕類或〔tʂ〕類。《雜抄》中這兩類對立，因為分別擬音為〔ts〕〔tsh〕〔s〕、〔tʂ〕〔tʂh〕〔ʂ〕。

### 2.5 零聲母與日母

中古疑於以微等聲母（如“莪敖呆齠厄阿敖哀謳厄牙陽盈尤牙延滔埃寅研吟涯銀”）在《雜抄》中占四個聲母的位置，實際上大多混淆。在現代疑於以微母混淆的北方官話中，這一類字大多讀為∅，故而擬音為∅。中古日母獨立，在現代北方官話中，日母讀音多為〔l〕〔z〕〔v〕〔∅〕〔ŋ〕〔n〕等，考慮到《雜抄》日母不與來微等混淆，將其擬作〔z〕。

### 3. 韻母系統

韻母按照開齊合撮四呼順序排列，如下表：

表十二：《音韻雜抄》的韻母擬音

主母音	開	齊	合	撮
u			姑韻 u 公韻 uŋ 棍韻 un	

a	家韻 a 高韻 au 該韻 ai 干韻 [34]an 岡韻 aŋ	嘉韻 ia 皆韻 iai 驕韻 ia 堅韻 ian 江韻 iaŋ	瓜韻 ua 規韻 uai 官韻 uan 光韻 uaŋ	涓韻 yan
i		基韻 i 金韻 in 京韻 iŋ		
y				居韻 y 弓韻 yŋ 鈞韻 yn
e	庚韻 eŋ	迦韻 ie	規韻 uei	濶韻 ye
o	歌韻 o 鈎韻 ou	鳩韻 iou	戈韻 uo	覺韻 yo
ɣ	禡韻 [35]ɣ			
i	贊韻 i ([ɿ][ʅ])			

《雜抄》的韻母系統共有主母音9個，分別為〔u〕〔a〕〔i〕〔y〕〔e〕〔o〕〔ɣ〕〔i〕，介音3個，分別為〔i〕〔u〕〔y〕，韻尾4個，分別為〔n〕〔ŋ〕〔u〕〔i〕。與現代漢語官話相比，少了〔ei〕〔uei〕〔ue〕，多了〔yo〕。

### 4. 韻母構擬過程及方法

《雜抄》分三十六韻，我們整理了所收字的中古音韻地位及其在現代北方官話中的大致讀音，如下表。

表十三：《音韻雜抄》韻母中古音韻地位及其現代北方官話讀音

《雜抄》韻目	收字所在中古韻	例字	現代北方官話讀音
姑韻	魚虞模韻	“姑租雛烏”	〔-u〕
規韻 [36] (合口呼)	灰微支脂韻合口一三等	“葵堆推裴”	〔-uei〕
規韻 (合口呼)	哈灰皆夫韻合口一二等	“乖快灰肥”	〔-uai〕
公韻 (合口呼)	東冬鐘庚等韻	“松春充孟”	〔-uŋ〕或〔-eŋ〕
弓韻 (撮口呼)	東冬鐘韻合口三等	“雍容窮從”	〔-uŋ〕或〔-yŋ〕
棍韻	諄魂文韻	“坤敦尊存”	〔-un〕
高韻	豪肴宵韻	“老毛蒿韶”	〔-au〕

干韻 <sup>[37]</sup> (開口呼)	寒刪桓談韻	“盤蠻贊三”	[-an]
岡韻 (開口呼)	東唐江陽韻	“放昌長張”	[-aŋ]
光韻 (合口呼)	陽唐江韻合口	“光匡黃荒”	[-uaŋ]
驕韻 (齊齒呼)	蕭宵韻	“燒潮韶飄”	[-iau] 或 [-au]
堅韻 (齊齒呼)	先仙元韻	“眠前千煙”	[-ian]
江韻 (齊齒呼)	庚江陽韻	“羌牆強央”	[-iaŋ]
官韻 (合口呼)	桓仙韻	“官寬桓端”	[-uan]
涓韻 (撮口呼)	仙先元韻合口	“全宣涓圈”	[-yan]
基韻 (齊齒呼)	之脂支齊韻	“基皮衣移”	[-i] 或 [-ei]
金韻 (齊齒呼)	侵青等韻	“琴民侵心”	[-in]
巾韻 (齊齒呼)	真欣等韻開口	“因辛民賓”	[-in] 或 [-en]
鈞韻 (撮口呼)	真諄文韻合口三等	“困豚雲旬”	[-yn] 或 [-un]
居韻 (撮口呼)	魚虞支齊韻	“區須居閩”	[-y] 或 [-i]
庚韻	庚耕登韻	“坑登層衡”	[-eŋ]
京韻 (齊齒呼)	庚耕清青蒸韻開口	“凝丁汀兵”	[-iŋ] 或 [-eŋ]
鈞韻 (開口呼)	侯尤韻	“兜偷鄒愁”	[-ou]
鳩韻 (齊齒呼)	尤幽韻	“丘牛繆酋”	[-iou]
戈韻	戈韻合口	“梭朵妥灼”	[-uo]
減韻 <sup>[38]</sup> (開口呼)	德麥職薛等韻	“熱厄遮忒”	[-ɤ]
贊韻	支之脂微韻	“斯詞支時”	[-ɿ] 或 [-ʅ]
歌韻 (開口呼)	歌戈韻一等	“羅磨娑坡”	[-o] 或 [-uo]
家韻	歌麻佳支模等韻開口一二等	“他那巴查”	[-a] 或 [-ia]
瓜韻 (合口呼)	佳麻戈韻合口二等	“誇花蛙華”	[-a] 或 [-ua]
嘉韻 (齊齒呼)	戈麻韻開口二三等	“且邪遮鴉”	[-ia] [-a] [-ɤ] 或 [-ie]
皆韻 (齊齒呼)	佳皆韻開口二三等	“埋排埃買”	[-ie] 或 [-ai]
該韻	灰哈皆等韻	“呆臺枚柴”	[-ai] 或 [-ei]
迦韻 (齊齒呼)	佳麻祭韻開口三等	“滅嗟車蛇”	[-ie] [-ɤ] 或 [-ia]
涓韻 (撮口呼)	薛月魚麻戈韻三等	“靴血日癩”	[-ye]
覺韻 (撮口呼)	藥覺韻	“卻削說學”	[-ye] 或 [-uo]

《雜抄》分韻三十六，其中規韻一分為二，分別列字，當為兩韻母；金韻與巾韻當合二為一（詳

見下文）；贊韻<sup>[39]</sup>含兩韻母，即舌尖母音與舌面母音兩類。因此共三十七韻母。

《雜抄》距今不遠，利用現代北方官話方言讀音及歷史比較法可以順利地為大部分韻擬音。姑韻，如“姑租雛烏”等字，屬中古魚虞模韻，在現代北方官話方言中大多讀為[-u]。同理可證公韻、鳩韻、關韻、岡韻、光韻、高韻、棍韻、戈韻、減韻、瓜韻，限於篇幅本文僅用表格列出。

需要注意的是幾組容易混淆的鄰韻，它們中古來源接近、現代方言讀音混同的：庚韻與京韻；歌韻與家韻、嘉韻；皆韻與迦韻；涓韻與覺韻。

庚韻多包括中古一二等登耕庚韻，京韻多包括中古三四等庚蒸清青韻，且京韻註為齊齒呼，因此分別擬為[-eŋ] [-iŋ]；歌韻為開口呼，包括中古歌戈韻一等，家韻包括歌麻佳等韻開口一二等，嘉韻包括中古戈麻韻開口二三等，家韻與嘉韻字在現代北方官話中多讀為[-a] 或 [-ia]，但是嘉韻為齊齒呼，家韻<sup>[40]</sup>為開口呼，因此歌韻、家韻與嘉韻分別擬音為[-o] [-a] [-ia]；皆韻迦韻都為齊齒呼，皆韻包括中古佳皆韻開口二三等，迦<sup>[41]</sup>韻包括中古佳麻祭韻開口三等，現代北方官話多讀為[-ie] [-ai] [-ia]等，為區別兩韻分別擬音[-iai] [-ie]；涓韻包括中古薛月魚麻戈韻三等，覺韻包括中古藥覺韻一二等，都為撮口呼，現代北方官話多讀為[-ye] [-uo]等，為區別兩韻分別擬為[-ye] [-yo]。

### 5. 聲調系統

無入聲，全書僅收平聲。“棍”字注解：“清為陰平，濁為陽平，上去聲為陽仄，入聲為陰仄。”可是從韻圖及歌訣來看，入聲多混入陰陽上去聲，無法判斷入聲獨立性。可能為陰陽上去四聲調系統。

### 三、《音韻雜抄》的語音性質及語音基礎

《雜抄》先分韻，再分聲，僅列平聲字。韻圖顯示三十二聲母、三十六韻，然而實際為二十一聲母、三十七韻母、陰陽上去賅備的北音系統。該書包括三個語音層次：存古層次、近代漢語北方官話方言層次、其他方言層次。其以“正音”為要，其序言、語音系統也顯示了鮮明的近代漢語北方官話方言的語音現象及特徵（如全濁音消失、知莊章合流、個別韻舌面音產生、入聲消失、宕江攝入聲文白異讀並存、[-ɣ]韻母產生、[-m]韻尾消失）。同時也存在今漢語方言常見的部分語音特徵（如[n-] [l-]混淆、[f-] [h-]混淆等）。

《雜抄》的近代北方官話方言層次究竟是哪裡呢？該書並未明示作者及方言基礎，我們從前後附錄和語音現象尋找線索。韻圖後附《十二州山鎮歌》：“冀州曰霍克曰岱，青州之鎮沂山在。徐州羽兮荆衡封，揚州會稽居封內。豫鎮華山梁岷嶓，雍州嶽山元不改。幽醫無閭並恒山，惟有營州無紀載。”營州為古九州之一，與冀州、青州、徐州、揚州、雍州、幽州等並稱，在今遼東、遼西、河北一帶。營州在大中國，甚至是北方存在感極低，但是在作者心中很重要，這意味着作者與營州相去不遠。再看書中存在的特殊語音現象。韻圖後附“歌訣”顯示“優浮州”押韻（見表一），入聲派入平聲，顯示“說覺勺”同韻、“百克灼黑麥”同韻、“腳歌”同韻（見表五）。

在現代方言中，“優州”同韻的有山東牟平、煙臺、青島、臨淄、日照等地，“說覺”同韻的有諸城、五蓮、莒南等地，“說勺”同韻的有煙臺、蓬萊、長島、萊州、平度、昌邑、高密、安丘、諸城、即墨、青島等地，“覺勺”“腳歌”同韻的為諸城、五蓮等，“百克”“百黑”“百麥”“克黑”“黑麥”同韻母的有長島、龍口、蓬萊、威海、榮成、萊州、

平度、昌邑、高密、安丘、諸城、五蓮、威海、榮成、即墨、青島、日照等，“克灼”同韻的有平邑，“克麥”同韻的有萊州、平度、龍口、高密、即墨、青島、榮成、威海等地。

這些語音現象明顯指向山東東部諸城、五蓮一帶。諸城隸屬濰坊，文化發達、人才輩出，僅清代就有127名進士。五蓮隸屬日照。兩地今皆屬膠料官話青萊片青島小片（錢曾怡2010）。其他如長島、煙臺、威海、蓬萊屬膠料官話登連片，青島、即墨、安丘、高密、五蓮、莒南屬膠遼官話青萊片。限於篇幅，我們另文討論其語音流變。

我們認為，《音韻雜抄》是一本近代北方官話韻書，反映了清代諸城、五蓮一帶的語音特點，記錄了現代漢語[ye]韻母（[au]韻母）、[ɣ]韻母產生的詳細過程，對於近代膠遼官話（特別是青萊片）的形成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從漢語韻書史的角度來看，作者借助成組的重出字努力調和實際音系與書面音系的齟齬，亦為近代韻書的一種創新。目前關於近代音的論著均未見該書著錄。我們探討其音系及韻書措置，對漢語史及漢語韻書史研究來說彌足珍貴。

#### 附錄：《音韻雜抄》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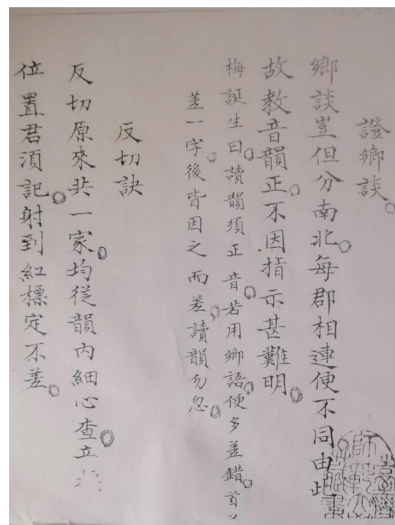


圖1：《音韻雜抄》書影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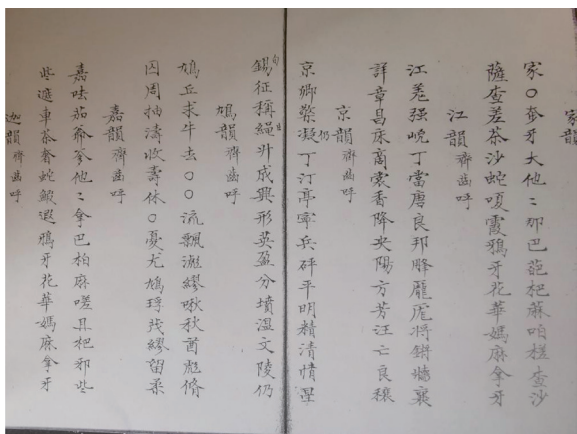


圖 2：《音韻雜抄》書影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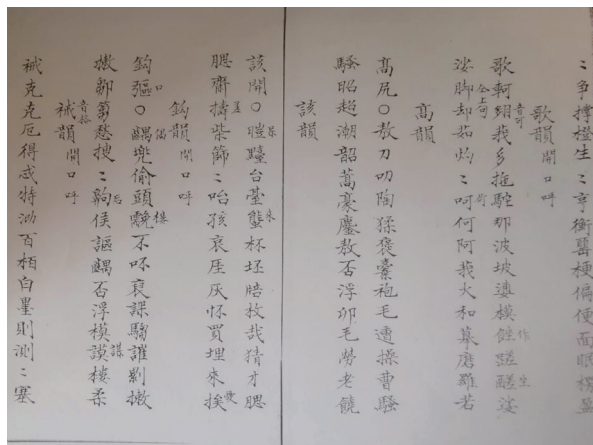


圖 3：《音韻雜抄》書影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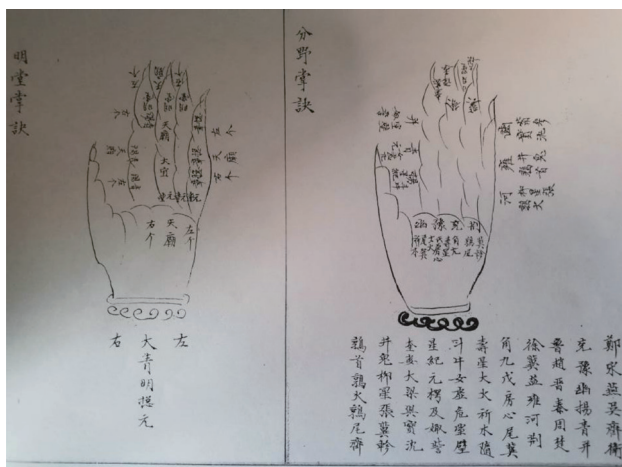


圖 4：《音韻雜抄》書影 4

註 釋：

[1] 在韻圖《三十六母韻俱讀平聲》圖首，列出全部韻目。分宮（脾喉、合口呼）商（肺齒、開口呼）角（肝牙、齊齒呼、宜帶牙呼、角達於牙）徵（心舌、齊齒呼、宜帶齒呼、徵達於齒）羽（腎唇、撮口呼）。例如：宮，光官公視規乖戈姑瓜。圖中每韻下同樣標註四呼，與圖首韻目下的四呼一致。只有居韻、視韻、戈韻、姑韻、庚韻、高韻、該韻、家韻沒有在韻目旁標註，原因未知。

[2] 近代漢語官話的面貌在各韻書韻圖中很少一致，我們認為將之稱為官話方言更為妥當。

[3] 註齊齒呼，半節韻切補前十二位。

[4] “清為陰平，濁為陽平，上去聲為陽仄，入聲為陰仄。”

[5] 按照《雜抄》韻圖聲母順序，“皆楷楷哈孩”在皆韻精清從心邪位置上，“鷓鴣”在覺韻清從位置上。

[6] 迦韻為遮車蛇奢蛇，湲韻為遮車扯奢蛇。

[7] 大部分重出字的聲母相同，也有小部分聲母相近，

[8] 本欄中為例字在《雜抄》韻圖中的聲母、韻母，非中古聲母韻母。

[9] 當中古為全清聲母，為江韻讀為送氣音，江韻端母位為丁。可能是誤字。

[10] 前文已論證 f、h 混淆。

[11] 岡韻幫母位是邦，光韻幫母位是幫，註解：音邦。邦，另外一個讀音在江韻幫母位。

[12] 群母的讀音可能是受部件“加”的影響，有邊讀邊。

[13] 鈞韻例字是分魂溫文。

[14] 前文已論證過《雜抄》音系 f、h 不分。

[15] 《雜抄》音系實際上已經清濁相混，岡韻禪母位旁註“裳”，亦禪母，香讀岡韻書母位的讀音存疑。

[16] 《音韻雜抄》中大部分前後鼻音分立清晰，僅個別字混淆。如巾韻（齊齒呼）摻雜青韻（丁汀亭）。

[17] 透母位定母位都有“他”。

[18] 連，也在堅韻來母位上。

[19] 別中古即有幫並兩讀，同為入聲。《雜抄》中可能存在兩種讀法。

[20] 驕韻、江韻、鈞韻、弓韻、嘉韻、迦韻、

源韻、覺韻、涓韻、居韻、鳩韻、京韻、皆韻、金韻、巾韻、堅韻。開合呼字對應的為高韻、岡韻、視韻、公韻、家韻、歌韻、官韻、姑韻、鈞韻、庚韻、規<sub>2</sub>韻、干韻

[21] 金韻來母位置混入日母字“註”，註“林”。註林混。

[22] 攸，原文註腳：音呱。是見母字。

[23] 湯的日母位異讀可疑，可能是誤字。

[24] 註，音偶。疑母。

[25] 註解“愛”，同為影母字。

[26] 微出現2次，亡出現2次，文出現5次。

[27] 唯一的例外“若”是日母字，下文探討。肥同時也出現在《雜抄》非數母位上。

[28] 註謀。

[29] 個別字有《雜抄》日母讀音的，為兩讀字，其中一讀為零聲母。

[30] 分別是《雜抄》岡韻非母位、岡韻數母位、基韻數母位、光韻數母位、視韻數母位、干韻非母位、干韻數母位、高韻非母位、鈞韻非母位、鈞韻數母位、京韻數母位、鳩韻數母位、堅韻非母位、堅母數母位、金韻數母位、巾韻數母位、賁韻數母位、弓韻數母位

[31] 若還有覺韻非母位的異讀，可能是誤字。

[32] 郎，同時出現在岡韻泥母位、岡韻來母位、光韻泥母位、光韻來母位。來，同時出現在該韻來母位和皆韻泥母位置上。連，同時在堅韻泥母位置、來母位置上。註，註腳：音林。

[33] 灰另有規<sub>1</sub>曉母位的讀音，歡另有官韻曉母位的讀音，桓另有官韻匣母位的讀音，回另有規<sub>1</sub>匣母位的讀音，魂另有視韻匣母位的讀音，花另有瓜韻曉母位的讀音，華另有瓜韻曉母位的讀音，和另有戈韻匣母位的讀音，懷另有規<sub>2</sub>匣母位的讀音，學另有覺韻曉匣母位的讀音，

[34] 小字註：“音奸。”

[35] 音格。

[36] 規韻（合口呼）分兩韻，分別列字。

[37] 小字註解音奸。但是收字多為一等字。

[38] 小字註：“音格，開口呼。”

[39] 小字註：“齊齒呼，半節韻切補前十二位。”

賁韻獨立，與基韻（齊齒呼）有所區別，僅舌尖前後音有字，前十二位皆空，可見[-i][-i]不同。賁韻搭配舌尖前、舌尖後兩類聲母，可見賁韻包含兩類韻母。

[40] 《三十六母韻俱讀平聲》註明家韻為開口呼。

[41] 迦字註解“音結”。

#### 參考文獻：

馮蒸 1996 趙蔭棠音韻學藏書臺北目睹記——兼論現存的等韻學古籍，《漢字文化》第4期。

耿振生 1992 《明清等韻學通論》，北京：語文出版社。

1993 論近代書面音系研究方法，《古漢語研究》第4期。

高曉虹 劉淑學 2008 北京話韻母 o uo ie ye 溯源，《語言教學與研究》第1期。

劉勳寧 2005 一個中原官話中曾經存在過的語音層次，《語文研究》第1期。

2012 “支微入魚”的地理分佈及其成因，《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

聶鴻音 2017 《同文韻統》中的梵字讀音和漢語官話，《滿語研究》第1期。

錢曾怡 2010 《漢語官話方言研究》，濟南：齊魯書社。

無名氏《音韻雜抄》，臺灣師範大學中文系圖書館藏鈔本。

萬獻初 2012 近古百種韻書 -m 韻尾消變的歷時進程，《勵耘學刊（語言卷）》第2期。

王力 1957 《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

王為民 2011 支微入魚的演變模式及其在晉方言中的表現，《語言科學》第6期。

薛鳳生 1986 《北京音系解析》，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楊亦鳴 王為民 2003 《圓音正考》與《音韻逢源》所記尖團音分合之比較研究，《中國語文》第2期。

竺家寧 1994 《近代音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張玉來 1998 論近代漢語官話韻書音系的複雜性，《山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

王思齊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503470969@qq.com